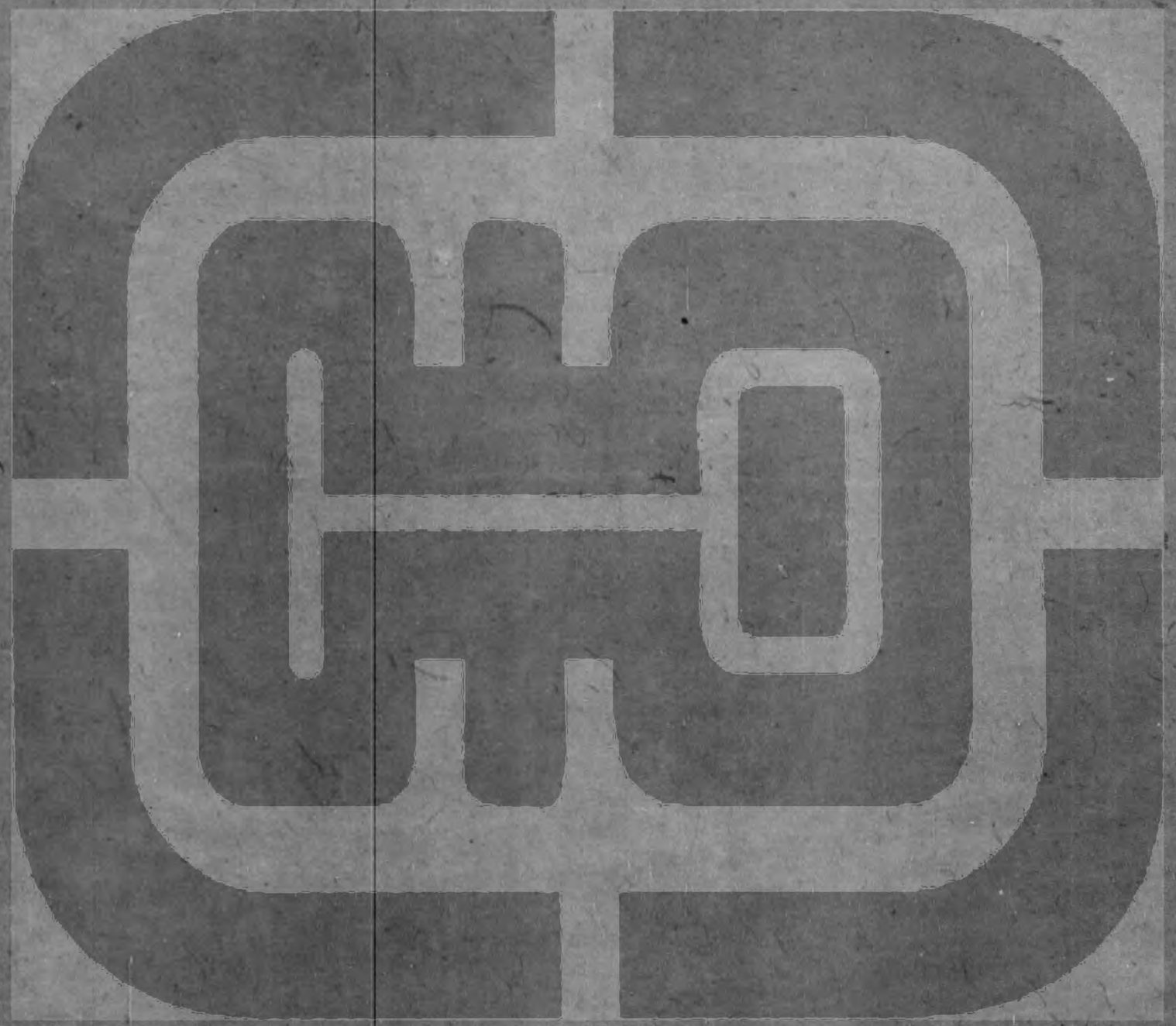


吳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　子據　朱桓子異

虞翻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陸遜子抗

賀齊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潘濬
陸凱弟瑁
子韙
是儀
胡綜徐詳
諸葛恪
滕胤
濮陽興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昭
華覈
李衡
孟宗
鄭泉
周魴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兗治扶翼策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楊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術所并遂成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

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時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會截黃中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從封故部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享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性峻急喜怒快意治數責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操子婦及曹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賁由此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唯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權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楊深地頻有姦叛

治亦以午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
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
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
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既罔罔父爵遷偏將軍才早紀權以
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
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
三乃啓策乞爲嗣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
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

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
奇其能分丹楊爲臨川郡以然爲太守授兵二千人會
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
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
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
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
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
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
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

遣曹眞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
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退郃據州上圍
守然中外斷絶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而圍不解時然
城中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
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
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
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
盡因與賊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
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
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
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
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
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
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
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租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
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
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擿

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
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擊破之先是歸
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
敢負恩養臣分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護震耀遠近
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唯陛下識之先言
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
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交采唯施軍
器餘皆質素終日飲飲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絶人
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
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恊雖
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
存者唯然莫與比隆然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
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無遺使
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
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
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

績嗣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
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谿以贍力稱遷偏將軍營
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
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
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
陵城不克而退績欲追之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求兵
後繼融答與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
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
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
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
新城要績并力而圖且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
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
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
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之守以
須績後命永安初遷大將軍都督自巴丘上迄西陵
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
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

人劉氏家富女美範
子衡寧當久貧者耶
而異之範遂自委昵
策遣範迎之徐州牧
範範親客健兒篡取
菩危難不避策亦以
前後從策攻破廬江
麋下以丹楊湖熟領
縣餘衆增範兵二千
餘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
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
遂與之爲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
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
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
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從策跋涉辛
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
還俱東濟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
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
騎五十

戚還吳遷都督策嘗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
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著範顧輒領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
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箚
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
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褲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
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整肅威
令大行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

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瑤於西島斬
其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豫章七縣
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從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
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操至赤壁與周瑜
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
爲奉邑劉備嘗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不許後遷平南
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
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
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
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
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
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
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
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
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
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
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
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
車騎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
禮齊公優而容之無損於
霸今子衡公苗身無爽亭之
整耳此適足作人客何論於
天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
飾於時奢靡然勤
才人有白範與賀齊車服奢
侈齊公優而容之無損於
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

策使範典主財計糧時年少
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
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範
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
能斷更簿書不用也黃
武七年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病
祀以太宰範長子先卒次子據
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住領
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
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
鈐復有功朱然攻襲據
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
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
嘉之拜盪寇將軍權寢疾以據
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
恪還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
襲主壽春還過魏將曹珍破之於
魏未及淮聞峻死以從弟綝自
綝綝問之使中書郎
劉纂詣峻等使取據又

遣從兄慮汉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
恥爲叛臣遂自殺衷三妖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堅
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躬親醫藥餐
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湯溫寇於
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楊鄣陽
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
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
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
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
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
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
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
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
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
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比百戰百勝之

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景皐復爲泰等後拒桓步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首及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貢衆盛數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illegible]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

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illegible]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illegible]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逼擊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illegible]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畫琮[illegible]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氣素高恥見部伍尼在見琮階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退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桓復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軍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常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臨危授命

俸祿産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辛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異宇季文以父任除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及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

盟、皇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
、、、

磁石不受曲鉞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鄉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游獵亂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嘗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翻從討黃祖旋軍策欲過取豫章特謂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兵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鄉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僕雖在東垂嘗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

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定劉揚州君所親見南走鄔郡亦吾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嶽丘明日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耳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散葛巾奉迎策既定豫章欲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焉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論之識之間有所不及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邪卿不願行便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儻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後出為宮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鄣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安寧州後舉翻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操為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

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雕摩必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吕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還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殲權使翻簽之得免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焉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在樓船會群臣飲禁亦與焉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及權與魏和欲遣禁歸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既不能死不如斬之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

不聽群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嘗爲翻設虛坐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棄南

方云自恨疏節滑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
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
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
翻一見之便與交善終成顯名翻在南方十餘年年七
十卒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
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
也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
設下問交州若翻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亡
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表之子

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中從選曹郎
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汜弟忠宜
都太守聲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昜廷尉
尚書濟陰太守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年
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
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以遺母術
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
秦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

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
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驚異之績容
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
龐統荆州令士年亦笄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
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
千人績既有聾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
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贊興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
辭口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
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
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
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張温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
爲孫權東曹掾卒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
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
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權曰如
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覽古今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
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明之拜議郎

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
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
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
耕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
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
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
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
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
太平功冒普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
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煥燿遐邇望風莫不敬頼
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淮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
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之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
下臣温遑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
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
謹奉所齎函書一封以聞蜀甚貴其才還填之使入豫
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衔温稱美蜀政又嫌其
聲名太盛衆庶炫惑終不爲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豔
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

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殽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毀譽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權郎羅温幽之有司下令曰昔召張温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豔豔父凡附干惡連寘大辟忌歆進爵位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揮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遠歸故授榮戟奬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勑温有急便出而温惡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殺禮者本以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窮揚異國為之談論及遷禮之還當親奉職而令守

尚書左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鄉作
御史語薄康當用鄉代賈原專衛國恩為已形勢撰其
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厮役
嗚呼溫也冤哉為幸將軍駱統上表理溫及覆為之辨
析無慮千言權終不納初餘姚虞俊見溫有盛名歎曰
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然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
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沮意未之信及溫敗黜乃歎
俊之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久曰吾已得之
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故也後六年溫病卒二

第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
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
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
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
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
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
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
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

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
烏程相民户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
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有聞見夕不待旦
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鄉長賜之日可人人引進
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寇尒其志趣令皆感恩戴
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之出爲建忠中郎將領武射吏
三千人及淩統死後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疲癘
民户耗損統上疏乞留神思省休復荒虚育民阜財爲
深遠之計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
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
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
便宜前後書數十上皆切於政要尤以占募在民閒長
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絶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
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第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
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秦延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
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

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喪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閒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如今壬業始建將一大統此漢高帝棄瑕録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書尚書孫權令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

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舜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情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以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閒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

著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
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
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
所覺輒多且脅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
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當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
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
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
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湖野山虜乘閒
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表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
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
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
鼎沸九域磐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
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
者也昔尉他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
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
重興師旅告諭而已今凶禁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思
方之亂故當以綏急羞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
任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覩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

琯書嘉其辭理端切遂不行初琯同郡聞人敏見待國
邑優於宗脩惟琯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琯
卒子嘉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
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
聲矣孫權爲卑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
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
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纜絀斷絕漂沒著岸爲魏軍
所獲或覆沒流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
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
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
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
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郡粲教曰夫應龍
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
於重淵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
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
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

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竝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容嗟將率發憤數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

據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乞五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尊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

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録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續數歲爲之綱紀門户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

遜陳便宜乞與召募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蕞居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窮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

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兵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薰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在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藏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瞻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以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命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

國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文城濮之師
消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闡徐晃等步騎駐旌關望塵
葆操徼虜也忽不思難恐潰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
猶有驍悍日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吾人材術軍勢殫警
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呈疏毫忝所不堪喜
鄰威德樂自僕蓋雖未合葉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
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
具啓形狀陳羽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
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慶

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
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
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
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前水軍旌將步兵斷絶險要即破
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陽太守郭睦大
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
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走蜀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
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
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

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
三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
達臣愚懷懷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
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納之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
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
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
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勸諸夷使將軍馮
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音輔臣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爲別
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
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誘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
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君擊斑者揣之必有
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
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
必諧備千天常不守窮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
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
之不足爲戚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
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
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

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攻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擣虛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遂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今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潛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

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畧計欲不救安東自解及方畧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援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槩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舊將或公室貴戚自各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敵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

前務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材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稱善加拜遜輔國大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給其兵使還收合離散遂攻圍武陵五谿蠻夷皆遣子弟詣遜請兵遜分部大將隨方討擊或以恩信或以威勢幾盡平諸山險民夷悉定

備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緣自相疑動以生變丕聞之必謂我內有釁隙乘虛而至矣若其不進坐觀形勢亦足以逆制其變且兵有利鈍勢有強弱利則進之鈍則退之強則擊之弱則誘之此用兵之要也今以數萬之衆受制於人進不得利退不得安非所以爲國也權從之丕聞備東引軍還大喜謂左右曰備可禽矣及聞軍還乃歎曰劉備善於用兵幾敗而能令不離其衆未可圖也

秋七月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聞魏軍還乃自將攻吳將吳班於夷陵先主遣將軍馮習張南為前部督輔班後繼進吳將陳表等擊破馮習等斬張南備聞南死乃自將圍表等於猇亭吳將軍呂岱中郎將孫桓等救表等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夷道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權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遜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累衝休伏

兵因驅走之追士遂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道發背死遜振旅而歸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是莫與為比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遷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又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闕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典籍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撤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

南陽謝景善劉廙之亮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辭而詭亮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譚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宜少加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含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

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
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
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
遠規夷州以定大業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
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
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
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
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
運拓定江表臣闇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
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公臣愚以爲宜有蠲省士民貸
共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
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
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
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
怒欲勞萬乘汎輕舟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
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
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
當世雄桀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

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曰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輒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閪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軍時撓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權用納焉嘉未五年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

邏得扁并瑾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薤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清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

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吏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軒肯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掠將家屬來者使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鄰境懷之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斐生及夷王梅願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仍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選衆相迎

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白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此士吏不復親附遂以免

六年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祇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祇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之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壹姦罪發露皆如遜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

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疆由民力貽由民出夫民毅國弱民瘠國殭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愛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冀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小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詔以孫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僚屬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尋寄果阿附

嘗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正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艷

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及禍又謂諸葛恪曰在

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
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
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
子廷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抗字幼
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
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
問抗禁絶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
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
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敢妄敗恪
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恥太
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曰吾前聽用
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禁滅之
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
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
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
關羽城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
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
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閑都下政令多闕憂

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者以其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之限哉今敵踰制九服非徒開右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著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音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慼死生契濶義無苟且夙夜憂恒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請讀庸回唐書候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入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誠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

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
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
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
分諸軍令將軍左弈吾彥蔡貴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
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
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
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
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
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比救必至至
而無備表裏受敵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
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之果無
無利聞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
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慮假令敵沒
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少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
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得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
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
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
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

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
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水軍詣建平荊州刺
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孫遵巡
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
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立詣肇抗曰贊軍中
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
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
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
經月計窟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寫刀項領伺視間隙
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兗懼悉
甲挺身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
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
者數萬口脩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
得將士歡心羊祜既歸增脩德政以懷吳人抗亦勑其
邊戍各保分界無求細益於是二境交和事見晉羊祜
傳是歲加拜抗都護抗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
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
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

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頴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
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廢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
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太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
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鑠流漂棄之水
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刑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
士民同戚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
頃聞薛瑩卒見逮録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
承基内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
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
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斃抗上疏
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戛多罪而殷湯用師
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王臺有憂傷之慮孟
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蓄穀使文武之
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
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
運席卷宇内而聽諸將狥名貪勇武勤黷討士卒
凋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李勗而睦十

百之利此人臣之義便非國家之良策昔齊魯三戰
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
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宜暫息進取
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一舉而定矣臣忝荷隆
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
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
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
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不虞當傾國爭之
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四而至者循常未
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
處外禦彊寇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疲日
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傳
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訖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十
募兵民然後通逃入占乞特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
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
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

事此臣之所深惑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
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曼嗣曼及弟景
玄機雲分領抗兵曼爲裨將軍表道監天紀四年晉軍
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
字子仁以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
偏將軍中夏督漾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二月壬戌曼爲
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機雲俱入晉後爲城都
王潁所誅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
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報及機之戮三族無遺機雲子

史有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
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
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諱改爲賀
氏齊父輔永寧長齊少爲郡吏守劍長縣吏斯從輕俠
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
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
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
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

孫策東臨郡察廉孝廉時王朗奔東治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及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文堵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郡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從本縣長吏之官受節度賊洪明洪進兇桀御吳兇華當等五人據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 吳姓五名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雲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松楊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慴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兇當進御起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

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户屯安勤山毛斗萬户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户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刃稍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勒兵以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惶惟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以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部稚合宗起爲賊復數千人齊討破之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至晉改爲臨安被命詣所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輧車駿馬罷坐權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驚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

此不可得齊去百餘步權乃還十八年豫章東部民
劻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
首惡餘皆服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戶還奮武將軍二
千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
但擊得盛所失權撤軍還至逍遥津北爲張遼所掩幾
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
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持重今日
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誡
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懽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

一年鄱陽民尤突曹操印綬化民爲盜陵陽始安涇
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
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
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
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漂溺
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
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巧所乘船雕
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旗幡金鼓光飾曜日照江
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

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普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
還爲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忿恥因重
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鑒等方鮮于丹等襲蘄
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建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
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
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簒表柔爲丹
楊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
皆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
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
倒縣之患故便賑贍遠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
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賑給與共
有無由是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
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
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襄陽琮上疏陳羽
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
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
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

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須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親擊破之斬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于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爲寇盜攻沒廣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屯牛渚罷東安郡琮經過錢唐修祭墳墓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餘萬邑人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權使太子登出征已出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者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疑之權即命登旋軍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

大司馬左軍師琮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
切忤初權將圖朱崖及亶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
威何向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
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
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之所不
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
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賞賜累千金然猶謙
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校諸
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
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
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
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録事出補餘姚長
召募精銳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
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討之遂禽合狼
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
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衆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
城合衆拒岱岱攻圍之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

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
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等突走
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
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
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
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
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
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
安遠將軍領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代出表分海

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
自爲刺史良等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
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
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
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
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進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
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
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
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袒治等率吏民攻岱岱

奮擊大破之進討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
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
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
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
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漚浦折四年廬
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
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皆降
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與斬獲
傳首詣都權詔嘉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
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
蒼梧蠻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
授交州牧乃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
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禕等并其支黨郡縣
悉平後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
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踦躋及陸遜卒諸葛恪代孫邁權乃
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
軍拜子凱爲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

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嘆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之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卒年九十六子凱嗣遺令殯以素褠葬送之制務從儉約儉凱皆奉行之

少好學襲孝廉爲寧國長

魚吳郡陽羨人也

錢唐大帥彭式等聚爲寇以紡爲錢唐侯

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冊楊西部都尉黃武

初大帥彭綺作亂攻沒蠻城乃以紡爲鄱陽太守

訓綜勤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

命盛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

司馬揚州牧曹休紡荅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

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紡以

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
寔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孤死
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未遑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
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際亮之際得陳宿昔
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
人董峯邵南等託叛奉牋特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
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
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臨及而
於山谷之間遥陳所懷以大義未見信納美物有感

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五
報永矢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
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
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
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
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
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臨兒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
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依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
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

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紡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紡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紡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鑒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亂爲亂之日紡命訖矣

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

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守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貨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三年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紡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也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忘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皎

辭目語心計不宣啓齒哥翰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若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悅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誉言一齊教還教還故當言悔降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邇近漏泄則受夷滅之生載死形存氣亡鬼棄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放還首棄主有常什悔叛至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淚多愚勞帥之赴役未必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卉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虛損惟有諸剌姦耳若因是際而搔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鼎鑊俱往亦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

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喪民之數喜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贏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贏兵塡壍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住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駐在廬在逢龍北郡民大小皆樂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

閒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棄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三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潤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宜神密若省魴箋乞加隱祕伏知智慶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煮仍乞未罪恠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

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僊發優命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知計令於郡界求山谷甿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兵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厲竭盡頑蔽撰立戔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公蒙狠須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廋之中靈贊聖親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戔草懼於淺忌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紡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紡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軍幅裂兵解斬獲萬計紡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紡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罪故休聞之不復疑慮及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紡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

川並受其害吾縈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
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閒諜授以方策誘徂
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
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
並行子勗亦有文武才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勗
入晉有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其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
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許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
曰本以田荒故懇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逮民

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
書曰宮室少乎琅琊人嘗在婁陰山中耕種采桑臨熹
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吳中郎將侍
中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
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耳暫住今以少稻而繩此民牧
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民繫民慙
懼帥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
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高風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
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
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

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等俱等出其部伍以亮兵役
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興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
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興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
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
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
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
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
教慰勞牧曰不然分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

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豹外趣嚴掾吏趙
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廣五
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參
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酉陽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
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安得循舊即率所領
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
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
公安督揚武將軍鄧鄉侯從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
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資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

吳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避寇依尹賞賞待之愈厚
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職穢不
脩濬案殺之一郡震慄後爲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
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與留州事孫權襲關羽
并荊土荊州吏悉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
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
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乎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鄧寧
邑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子三

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因後皆權用爲梵名丘卿
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手
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
以諮之武陵郡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
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
千兵往足可以禽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
舊姓頗能弄眾恩信而實無謀論之不臣所以知之者伷
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拜濬輔軍

中郎將授兵五千使往討之遷舊武將軍封當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瀏陽侯權數射雉濬以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輒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急括破亦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遂絕不復射雉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歸義人隱蕃以口辯為豪帥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

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歎服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於濬而召旌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

壹答曰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
玄玄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玄
謂曰潘太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
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改散雍事濬求朝詣建鄴欲
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
百僚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
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一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是壹寵
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以不規諫所
致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翥拜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

第秘權以婷陳氏女妻之徐為尚書僕射濬安配建昌
侯孫慮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
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雒統軍衆手不
釋書好玄論演其意以並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
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
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
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表還累遷湯鑊發遣將軍孫
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

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
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之語在皓傳寶鼎
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群臣侍見精莫敢迕
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
趍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
爲患害又政事多繆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
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
身者不久古之人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
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

君明闇於文雄君惠閉於羣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
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
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因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
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
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
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言函在天
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
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之所以亡天
下者徂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

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郡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有霍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貧薪躬請嚴究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徵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意恣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後君之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曾無致命之節臣敢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

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
國有露根之漸而葉之憮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
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
民務行威勢所在攘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
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
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
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
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
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
數不滿百采有貢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
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
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
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
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
武取士於賛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
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容
服猒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
非其量不能輔國臣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

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撫黎民各盡忠節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喜幸佞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勵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愚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衛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簿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奏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廢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惇郭淩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意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畏毅臨財有節大夏甲城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

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搆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後晉陳壽言子連從荆陽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案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朝問所欲言曰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凱弟胤字敬宗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州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二千餘家皆出降胤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

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宴商將軍復討奢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才通行潔可備上司皓不報亂辛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册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爲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既定荊州遷都武昌拜裨將軍封都亭後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關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

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
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
皆怖畏壹並言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
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
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
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蜀相諸葛
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拜尚
書僕射南鄭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
相逼近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
今之宜宜鎮四方以為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
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
以為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
上儀為傳盡忠動輒規戒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
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舍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
問起大宅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素必
不為此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
拯贍貧困家無儲蓄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
對之嘆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寵為戚時時

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君數十年未嘗有過吕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將母避亂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口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詣領左部督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揚武將軍假節統兵萬人屯歷陽以為宗舊恩在本軍中又欲因宗變以傾動江東權聞之以綜素與宗善恐其為國生患乃遣親人齎牋以問綜綜即手書報牋說宗變狀及其情計并陳消息之宜權得綜書大喜即依綜言勑諸將掩襲宗宗敗奔

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絶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民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絶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魏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

戶受覆燾英雄俊桀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

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濟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氷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遭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

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辜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著蠅之聲綿綿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

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已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悠江湖隔絶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忘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乃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重威于內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帶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制徐二州不敢撤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計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其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人草時駿馬來出隱蔽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須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

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寬虛實今此間實贏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寬弘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普許孚遠舍袁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閒閒界上將闔浮趙揖欲歸六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於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求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禰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基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遷東

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謀謨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初
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
推引柸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
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
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
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
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沖嗣
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書令徐詳者字子明吳郡
烏程人也先綜死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身長七尺六寸少髯
眉折頤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
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遷左輔校尉
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
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
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
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
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
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

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之何也恪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後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接壤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通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後狡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乃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

其必捷權乃以恪爲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蔡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無所入由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豁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丹楊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詣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後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懿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揚敬叔傳沐浴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

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誹謗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歎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豈踰乎此而無所闕且伴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畧不足縷責盡至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爲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陳張至於血刃

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
久久至於家户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
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還大將軍
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傅
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
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
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
服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農[illegible]
[illegible]遼責除關稅事

崇恩溥畧冥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
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
敗以内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
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
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
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城圖壞隄遏
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援遵等勑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
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
呂據唐咨等奉爲前部時大雪多雪纏諸將會飲見贊

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樂發刀楯傑身緣遏
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
爭渡浮橋橋壞絶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
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
之獲車乘牛馬騾驢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
洛陽都侯加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百斤馬
二百疋帛繒布各萬匹洛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
克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洛
洛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蔣著論諭衆

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
則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
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
苦使秦得漸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
荆州有衆十萬財豁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
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
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策於是景升兒子
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人懷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
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謂遠慮也昔

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彊六閒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殲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之所以長歎息者也自古以來國之彊弱在乎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者若賊衆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

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貽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任大吳蕭牆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儌仰年老而讒敵更彊欲劒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憂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冑生蟣虱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其長久之計未安故耳今邊境守conservative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人子弟與賊爭競之計未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

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遠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兵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廻軍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以飲水洩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箕踞顧笑林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

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宿衛周用其親近復剏嚴兵欲向
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乃造言恪欲爲變
與孫亮謀宴恪而圖之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
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
令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
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
衣恪令驅去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
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者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
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

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
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
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著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
具白主上欲災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疾入散騎常侍
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
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
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
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坐設
酒恪疑未飲峻因白使君病未平善當有常服藥酒自

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
厠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劒未
得而峻刃交下張約從傍斫峻截傷左手峻應手斫斷
約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
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先是童謡曰諸葛恪蘆葦單衣
蔑鈎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
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
世謂之鈎落帶恪果以葬蘆蓆裹其尸蔑束其腰而投於
北岡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爲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

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銜之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
建歩兵都尉閻恪誅事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
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翻行數十里爲追兵所
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紀恩等皆棄三族初竦
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澱約表乞收葬恪曰
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一日然猶繼
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況辰帝王
之怒不可訖情盡意故太傳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
烈致名英偉服事累紀先帝委以伊尹之任屬以萬機

之事而恪性剛愎不能敬守神器興功暴師虛耗士民
空竭府庫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弄息侍
中武衛將軍鄒鄉侯臣峻俱受先帝囑託之詔見其姦
虐恐其傾危宗社奮其威怒矯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
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此誠宗廟之神靈
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
聲成風然人之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
與二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慘然且已死
之人與上壙同域鑿掘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
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
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
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
辜戮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
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
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竟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
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悛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
於石子岡恪始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胤曰當
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

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黨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旻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軍騎將軍拜駙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胤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嘗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爲吳王追録舊恩封孫都亭侯胤少有節操美容儀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爲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太元元年權寢疾詔都留爲太常與諸葛恪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

加衛將軍恪將悉衆北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攝疆敵名聲振於海内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其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皆不悦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人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亂爲

都下督掌統留事瓚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
寐及恪誅孫峻爲丞相大將軍瓚以恪子竦妻父辭位
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雖內不沾洽而外
相荅容進瓚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太平元年峻遣魏叛
將文欽與驃騎將軍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异前將軍
唐咨等北伐峻餞諸軍於石頭入據軍見據軍嚴整心
惡之稱病去尋卒以後事付其從爭緐緐遂代知朝政
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兵共表薦瓚爲丞相緐更
以瓚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瓚欲

共廢緐緐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勑
丞丁晏告瓚取據并喻瓚宜速去意瓚自以禍及因留
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
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緐爲亂迫
融等使作書難緐緐不聽表言瓚反許將軍劉丞以封
爵使率兵騎急攻圍瓚瓚又劫融等使作詔發兵融等
不從瓚皆殺之瓚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瓚引兵至
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皆委緐就公時夜已半瓚恃與
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

皆爲瓚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紲兵大會
遂殺瓚及將士數十人爰瓚三族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遠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
沙太守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
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
會稽興深與交結及休即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
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
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可保成唯興
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庸之費不可勝數士卒
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
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
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立之於是興布廢
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中領青州牧俄而
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
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
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
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戛

口監軍孫皓立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
扶主自尊謂蕃輕已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
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
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群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
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
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
軍留平請不能得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
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
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
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戶牖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
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
年著延皆稱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即
位與王蕃郭逴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
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
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勑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玄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
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皓意漸見責怒後

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
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爲之申救皓不聽
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軍孫奕使以戰自
效陰別勑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
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異卒玄殯斂奕於
器中見勑書還便自殺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孫休即位從中郎將爲散
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
令領太子太傅皓尚未親政事日斁邵上疏諫曰臣
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
過日消而福日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日至陛下嚴
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遵諛口酤酒造次死生不保
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
論遂使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非所以保洪緒
也何定本趨走下隸陛下假之以威權妄興事役發江
邊成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夫小愁歎傳曰國之興也
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

案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

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貢比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
舊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
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誘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
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詐
疾收付獄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言竟見殺害家屬徙
臨海并下詔誅立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入晉有傳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
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
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論之其辭曰蓋聞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
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
月累之以日力若窮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
棲遲乎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
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

乎麻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
體契濶勤思平居不隊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
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
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亦廢事棄業志寢與
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
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
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從朞赛行
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
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
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
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
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
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猶且旰食而何博弈
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
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龍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材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盡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桴孰與方國之封枯葅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荷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

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寧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昭為太史令撰吳書普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懌昭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鑒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然昭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

非一漸見責怒昭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欲
乞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
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一席無能否率
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昭素飲酒不過
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
寵衰更見逼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
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笑時有憀過或誤犯皓
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
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
不承用詔命意不悉圭臬遂積前後嫌忿收昭付獄是歲
鳳皇二年也昭因獄吏上辭曰四海愚見哀黨與爲比
曾無芟薙有以上報孤孥愚戇罷鈍自分極罪念當滅長
棄黃泉愚情懷懷懷懷竊有所懷今上聞四音見世間有
古歷法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
案傳記考合異同采撫耳目所及以作浑紀起自庖犧
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
成入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
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令之

所意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又辨繹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敝不合天聽抱恥省息乞垂哀省昭冀以此求免而錯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詔昭昭對曰因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謬誤數數省讀不覺黠汗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言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捽而華覈連上疏救昭言昭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終始之中少過昭者昔季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昭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

今吳書當傳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
白才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
人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
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
華叡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
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叡詣宮門發
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
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
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
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
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
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
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叡上疏諫
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
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
由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
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嘆息者六乃曰方今

執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謂
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
時之事揆今之執誼云後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
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
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執欲與
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執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
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卧薪之
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執之如此故
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

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
臣專攻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
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
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
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
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
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辱
亡與寇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眞二郡
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

役多有離叛而備成滅少威鎮轉輕當恐呼吸復有變
故百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比習海行狃於往年鈔
盜無日今會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
往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
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
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
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
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於朝殷宗懼懼而修德怪消殷興褒姒
滅夫脩德於身而歲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
愚蔽誤忝近署不能闡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
所投處退伏惟思褒姒滅夫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
轉徙相同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
揚雨土地與宮相接若六功畢竟與駕遷住門行之神
徵祥符瑞前後疊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
靈所授處退伏惟思褒姒滅夫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
轉徙相同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
揚雨土地與宮相接若六功畢竟與駕遷住門行之神
徵祥符瑞前後疊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
所投處退伏惟思褒姒滅夫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
鎰介之妖僅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
愚蔽誤忝近署不能闡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
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
家以爲災景公下從諫督史之言而褒惑退舍景公
夫脩德於身而歲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

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
乃 恩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竊月令季夏之月不可
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
有大敗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
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
爲長世之弘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發敬
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
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計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
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

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
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
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
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
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
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
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閒者大水沈沒其
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
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

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毅上疏辭讓皓不許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毅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至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蠲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歲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

不建令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待狐貉而後溫滋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傚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修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

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東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為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用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之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乃何愛而不暫棄以充府庫之急乎此救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

文之傷農業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社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垂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勑令草表數不敢又勑作草文停立待之數爲文以三辭旨哀怖皓見而矜之數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累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悉不載天璽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昭數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李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蘆民

商羊衛有人物之鑒往干衛曰夕夕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尉呂壹操干升權柄大臣畏逼莫有敢言衛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楊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主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

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
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
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
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
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至是然吾洲里有
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千匹絹亦當足用耳衡亡
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
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嘗稱太史公言
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

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
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亡桔橘猶有存者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晉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
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廣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
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宗讀書夙夜
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
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
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後除爲鹽池司
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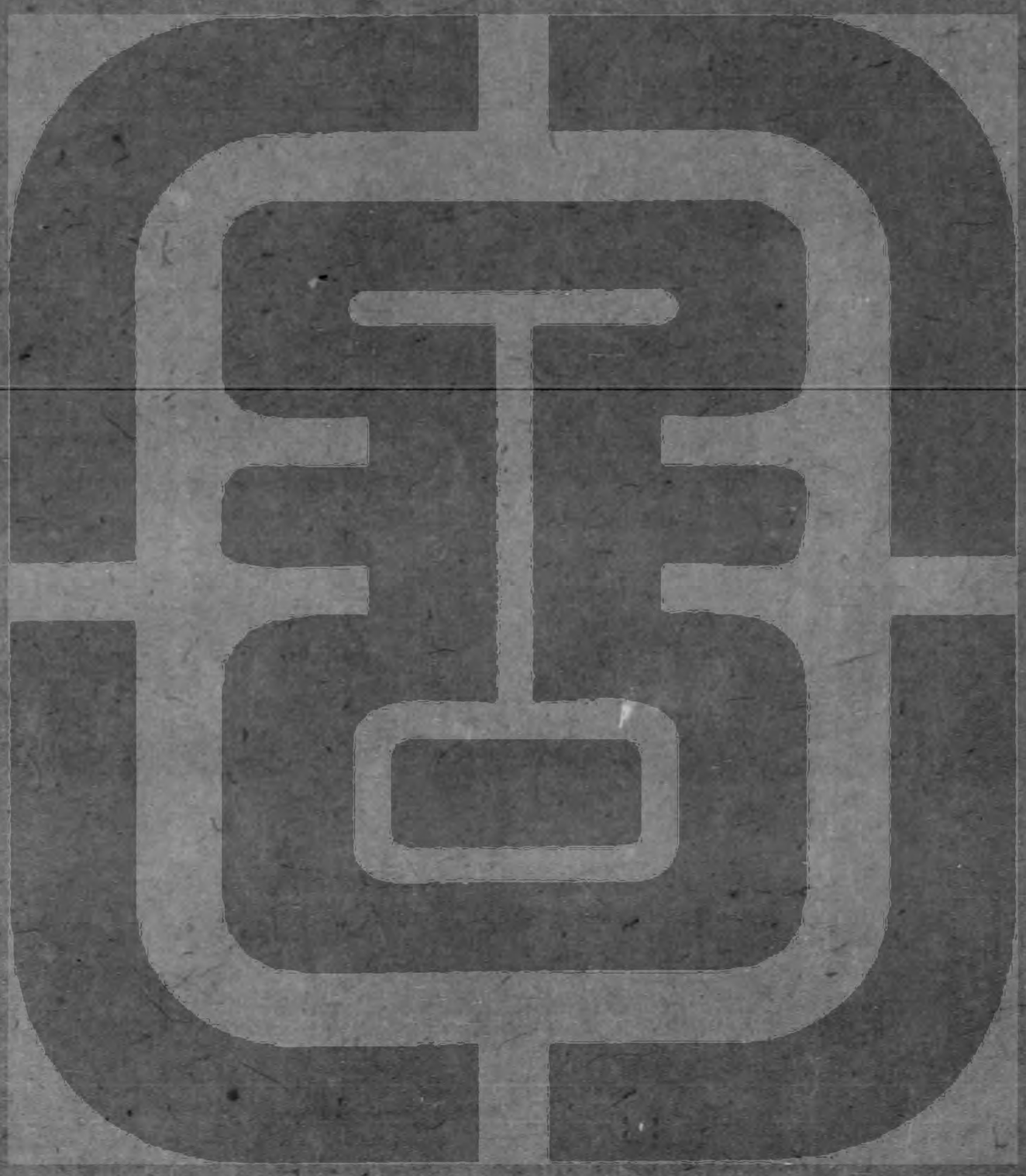
魚官而以鮓膏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屬之官宗至官無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時吳法在職不得奔喪罪當大辟宗聞母亡犯禁委官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丞相陸遜陳其素行孫權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初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乃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時以爲孝感之所致後累遷光祿勳位終三公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也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常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

遽即住而啖肴饌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孫權以爲郎中嘗與之言曰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弘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令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情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懷威靈不能不顧耳後權遣泉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託爲宗室有維城之實不救戈

孰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
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恧泉後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
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紀陟字子上丹楊人也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詣南陽王
和令其引分陟密使和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
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
屏風隔其坐出爲豫章太守後爲光祿大夫與五官中
郎將弘璆奉使如魏至壽春壽春將王布示之爲射旣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斲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

十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旣至魏帝見之使
儐問曰來時吳主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
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八百位畢會儐者告曰其有安
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所禮位
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
坐席此誠恩威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
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吳地廣狹對曰疆界進遠而其險要必
八尺之軀雖不受憲甘共護

亦數處耳昭善其言厚

爲之禮子孚封都亭侯孚受
有德
入仕晉驃騎將軍晉室